■責任編輯：張岳悅 2015年12月4日(星期五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此山中 鄧達智

「綠色達人」楊大偉

大眾認識楊大偉（David Yeung），大多透過幾年前Bettles保羅麥卡尼發起的綠色運動Green Monday素食星期一。

社會活動不易搞，無政黨撐腰也無政府參與，純個人理想建立一片猶似空中樓閣的理念。每次見到楊大偉，永遠朝氣勃勃，這位綠色生活發起人、推動者感召以萬計港人逢星期一，自動素食一天。他告訴你，如果全港七百萬人拒絕吃肉一天，將為地球減二氧化碳排放達三萬噸，這三萬噸CO2需一百二十萬棵樹木一年排放……啊！弄不清、理不楚的數字告白，需細讀始明。很簡單，這個暖冬揮之不去，夏天的尾巴來到快冬至的十二月，仍然長啊又長！

氣候錯亂莫辨與人無尤，人類犯下對地球的污染大錯，必須由人類償還。今生不改善，惡果延續人類後代將來。Green Monday號召一星期素食一天，年前聽到信息，本來我家平素不吃牛羊，配合印尼清真家務助理，也少吃豬肉，筆者經歷乙結腸癌，不大吃雞，除少量魚肉，基本全素，外出應酬，盡量自制，雖未全素也已貼近。

今年從Green Monday發展到Green Common，這個Common英文單字不單止解普通、公園、休憩場所，而是一方共同分享的地段、互惠互利。從灣仔OVO店到上環南豐中心一樓，楊大偉有見意欲茹素市民抗拒傳統既無有機食材概念，也無約束以少糖、少鹽、少油，不時更加用味精的煮食方式。有心素食願自煮者又難找優質全素食材，甚或煮素無心得無路數，Green Common提供素材市場（迫不及待，筆者選購了不少優質薯片、公平交易巧克力、咖啡等等）、煮素研習班、當然還有素食餐廳共進同一屋檐下。

餐廳菜式叫人可喜，與傳統油鹽糖超標中式素菜館劃清界線，跟整色整水過分作狀，扭曲素食原意所謂Fusion素餐廳完全不同，他們主理吃家常飯、大家熟悉菜系，例如意大利香菇Porcini燴飯，拒加肉類製品或肉粒煮弄，就那麼簡單，面前一盤賣相與口感與平常Porcini Risotto一致的燴飯，卻是全素，毫不陌生。

現代素菜館甚少流傳久遠，在於偏離平常生活，甚至下下展示道德高地，惹人抗拒，最重要：一般不夠美味！幫襯過後不回頭。

香港綠色生活推行不下數十年，一直理論多、實際少，幾乎呆滯不前！有幸一幫有理想的都市農夫覓田園有機耕種，也有如楊大偉般，以推動綠色生活為己任，辛耕多年，才漸見活力、起動。

■右一戴眼鏡者為楊大偉。 作者提供

隨想國 興國

更新

我是慣性的動物，習慣了一件事之後，就依習慣動作而行。我的書桌一直都很凌亂，但找東西時很快就找到，這是因為知道習慣把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。記得母親生前到台灣來看我，看見書桌亂七八糟的，便替我收拾得整整齊齊，我便找不着要找的東西了，當時還對母親發了一頓脾氣，引以為憾。

我時常腦筋亂想，想的是寫專欄的題材，特別是看書看電視時，一想到什麼便立即用小紙條記下，放到我的電腦前面。有時有幾個題材，選擇了先後次序，後寫的便隨手一放，因此電腦前永遠都有一堆零散的小紙條。有一回內人幫我整理，把紙條收在盒子內，害我找了半天才發現。

書也是這樣，看過後有靈感可寫的，便放在電腦左邊，久而久之，左邊便堆滿了書，內人也好心把書收到書架上，也讓我氣悶了半天。

所以我這樣習慣性的動物，最怕的就是更新，書桌的、書架的，甚至平常泡茶的茶葉罐如果放到別處，我都會找不到。但我最怕的更新，是在網上看報紙時，如果首頁更新過，就需要重新習慣一次尋找相關新聞的方式。我發覺，報紙喜歡三兩年就會更新版面一次，以示進步。但他們的進步，就令我退步，甚至是卻步。這些年來，便有些網上報紙，因為嫌重新搜尋很不習慣便不再看了。除非是那些我特別喜愛看的，我才肯花時間去適應。

電腦程式的更新我最怕，但又是主動的，不得不更新，非得接受不可。可是每次更新後，起碼要花十五分鐘，有時更長達四十五分鐘之後，才能恢復到我習慣的版面，而且最初幾天，一定比以前使用時的時間更長，才會找到自己想要的，真是要命。

我很佩服年輕人，因為他們絕不怕更新。所以結論是，我真的老了。

雙城記 何冀平

恐怖樓

中山大學地處嶺南，一年四季花香滿徑，滿院的紅磚建築，映在綠樹中，別有一番景致，但這美好被一座建築生生截斷。就在上文提到的黑石屋對面不遠，中大最好的中心地段上，有一個校中人無人不知的「著名」建築，也可說是一座徹頭徹尾的垃圾，學生稱它「鬼樓」。這座建築看上去很彆扭，正面牆體不是平的，由三個弧面組成。

這三個弧面向外拱，好像要把走來的人拱回去一樣，從正面看就像一座墳墓。正門前的台階很高，需仰頭才能看清大門，寬度向上至門前逐漸變窄，顯得很陡峭。整棟建築的左右兩側牆面都是直的，與正面伸出的牆面夾角如刀鋒一般尖銳。更「恐怖」的是，建築前面擺放了十八尊銅像分列兩旁，這在中國是大忌，只有陵墓前擺放的石人石馬才呈如此格局。那年，此樓周邊還沒修整，帶我參觀校園的學生會同學說，這裡荒廢多年，白天也沒有人敢進去，樓堂是空的，沒有燈光，沒有人影，玻璃破損，牆壁灰暗。更奇怪的是，正前方的台階走上去是一個數，走下來是另一個數，永遠不一樣。這六十級台階，感覺上去時長，下來時短，加上心神不定腳步虛浮，上去總比下來多出一兩階，這也是「鬼跡」之一。

為什麼堂堂中大校園中出了這麼一個怪物？據傳說，某富商突生絕症，生命只剩一年，高人指點，只要在風水好的地方建一座穩固的「陽宅」就能鎖住性命，不知怎麼看中了中大的這塊地，樓雖然起成，並沒能挽住富商的生命。也有說是為了紀念孫中山，裡面存放孫中山的衣冠塚，顯然是不可能的，另兩個版本倒可能有點來路，一說是老闆爺爺的衣冠，一說是建築老闆女兒。

眼看上去就陰森恐怖的建築，也有牽強附會的美譽。讚者說，對稱的外方內圓前庭舒展，兩翼象徵開放的國門，直達正堂的六十級台階象徵着國家的發展進步，又像一隻白色的大鳥，兩翼如張開的臂膀，懷抱着兼容並蓄的大胸襟，又像一本打開的書，從這裡走出了歷史風塵中熠熠生輝的十八先賢，依次是孫中山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梁啟超、康有為，還有林則徐、詹天佑、秋瑾、洪秀全等。塑像的可能不懂歷史，十八人中有的是觀點極端對立，有的是師生關係，大清的官員林則徐，保皇的康有為與洪秀全、孫中山、秋瑾能如此安然並立嗎？傳說這些塑像，夜深人靜時會活起來，當真「活」了過來，互相看着不順氣，不僅激烈辯論還有可能動武，倒是魔幻穿越的好題材。

此樓至今仍在，關於它的各種故事廣為流傳，有人來中大是專為來看它的。不禁想問，朗朗乾坤，當初是怎樣批准修建的呢？

百家廊 緩緒

臭氣與香氣

臭氣並不知香氣為何物，對香氣的存在與形成一無所知，只曾聽說過那是一種名聲好、頗受大眾歡迎的氣體。而於自己來說，無論是只求存活下去，還是有關於日後的發展，都是一種真正的威脅。

平時，不論是產生於何處的臭氣，都只願意與一些志趣相投的同類聚集在一起。每次見面，這些臭氣談論的不是如何提升自己，使自己變得更臭，便是誇誇其談，自吹自擂於目前已取得的成績。他們相互吹捧，共同切磋，所圖的不外是那遙不可及的仕途前景。

臭氣崇尚的是一些級數高，度數濃，不論出現在哪裡都比自己更具震懾力的前輩及後起之秀。他們肆無忌憚，隨處侵犯，總以天下第一氣體自居。為了擴增地盤，張顯氣勢，這群烏合之眾總是在以強行同化的方式，把一些性徵不明，既不是那麼芳香，又不是臭得怎麼厲害的氣體拉進自己的隊伍裡。不論那些懵懵懂懂，渾渾噩噩，總是處於弱勢的氣體願不願意。

初春的一天黃昏，天氣又濕又悶，因覺得無聊，臭氣橫三從垃圾房出來後，便直朝那道不斷排放污水的溝渠飄散過去，想去看看他的好友豎四這會兒正在做些什麼。

「啊，豎四老弟，看你的氣色不錯。幾日不見，沒想你又有了長進哩。」橫三剛靠近那條溝渠，覺得那裡的氣息比之前似乎強了不少，便堆起一臉的笑容招呼道。

「哪裡，哪裡。說真的，這些天我的日子並不好過哩。」

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」橫三像是十分不解地反問了一句。

「因為我覺得自己所處的總是這麼一種劣勢。多少年來，不論我如何苦心修煉，如何努力，都同樣會遭排擠。你看周圍那些居民誰不在設法整治我，消滅我？這使我覺得活着實在是太沒滋味了。」只見豎四緊皺着那對濃眉，神情凝重地解釋說。

「不過，前段時間我在路上遇見過揚揚，同樣是臭氣，沒想看她的樣子倒是混得挺不錯哩。」

「揚揚？你是在說只有在油煎臭豆腐時才會出現的那種氣味吧。」

「沒錯。想不到她的日子倒是愈過越精彩，每次見她總是嘻嘻哈哈的滿臉笑容，而且是那麼燦爛的笑容。」

「她的處境雖然不同，不過也只是極為個別的例子呀。總的來說，喜歡臭氣的人畢竟不多，尤其是像我們這種出生於污穢處的臭氣。」

「不，我覺得出身倒不是問題的所在。我們的不幸，應該說，是因為世上有那麼一種被稱之為芬芳的香氣在作祟。」

「那當然。說真的，這也確實不能不怪他們。想一想吧，要是世上沒有這些隨風而來，目空一切的妖精，要是沒有一種比較，也就不會有誰覺得我們這些臭氣是如何的可憎了。」

「要想翻身，看來就必須找他們去算賬！」

這天天黑前，這兩股臭氣聚在一起商議了半天後，決定要聯合更多的力量，以便向那些直接影響着自身安危，並關乎於整體前程、命運的香氣發起進攻。

這是臭氣單方面的看法，而對於那些遠自於公園、梅嶺、桂樹林、香料培植區或荒山野地花叢、花枝之間的香氣來說，對這一切卻全然不知。他們樂天知命，與世無爭，因為處的是絕然不同的環境，從來就不必特意取悅於誰，日子優哉游哉地過得十分愜意，因此並不清楚世間還有這麼一份早已積聚的純粹針對自己的怨恨。

這天風和日麗，天氣特別清朗，一縷叫雲絲兒的幽香從後山崖壁上幾叢盛開的蕙蘭裡溢出後，順着微風隨意飄移，不覺來到了山下的鬧市區。

「啊，這是一陣多麼沁人心脾的香氣啊。」

「真是一種難以形容的享受！老實說，在如今這麼污濁的環境裡，不知已有多久沒聞到過如此清新高雅的香氣了。也許是哪家的白蘭樹又開出了花朵吧。」

當她與路人擦肩而過時，只聽身邊有人說。而很快，因為有一股濃烈的煎魚腥氣正從附近餐館的廚房透出來，使她不得不急忙迴避。

「站住！啊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氣度不凡！」

誰知這縷幽香剛轉入一條窄巷，竟被迎面而來的橫三攔住了去路。這股突然出現的惡臭，使雲絲兒出於本能地屏住了氣。正想轉身，誰知對方竟在這時突然叫嚷起來：

「想走？哼，沒這麼簡單！今天既然有幸相遇，又怎可能隨便饒過你！」

「我們素不相識，不知因為什麼而曾有所冒犯？」雲絲兒因從沒見過等級如此低劣的氣體，以為是出於誤會，便照樣彬彬有禮地問道。

「冒犯？瞧你說得倒是輕巧，實際上豈止是冒犯，簡直是罪大惡極，不共戴天！今天，你必須為自己所犯的罪行付出代價！」

「我？罪行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雲絲兒雖被橫三渾身發出的惡臭熏得有點兒暈眩，但還是希望能把事情盡快弄清楚。

「嘿，少來這一套！別再假扮得如此無辜了！投降吧，你這不自量力的異類！只要你不再堅持一貫的立場，與我們同聲同氣，我橫三便可以饒你一命！」

「一直以來我們便各有各的出處，自有自的去路。我們清濁自分，信守各異，今天，有什麼理由非要強求一致地化為一種不倫不類的混合體呢？」

「放肆！也不看看這會兒你是在跟誰說話！聽着，放明白點，目前只有被同化，被收編，才是你唯一的選擇與出路！」

「我們自成體系，互不相干，為什麼就不能各奔前程，按一向的原則持續發展呢？」

「持續發展？呸，真是虧你還說得出來！要知道正是因為有了你們這些亂人心智，有時更能使人神魂顛倒的惡魔，才使我們成了不受歡迎，並被不斷唾棄，不斷清除的對象。老實告訴你吧，今天我要清算的就是這筆由來已久的賬！」

說完，只見橫三已怒目圓睜，齜牙咧嘴地直朝雲絲兒猛撲過去。只是沒想這縷出自於蕙蘭的幽香並不如橫三所想的那般柔弱無力，在第一個回合裡，便徹底化解了對方的糾纏，很快便與來時一樣，又照樣飄飄然地回到了山裡。

這天深夜，背靠着一道冰冷的崖壁，這縷幽香深深地意識到，要想形成一個互容共存的社會真的是談何容易。她來來回回地想了很久，最終也還是沒弄明白，為什麼不論自己多麼謙和忍讓，多麼淡泊名利，這世上還是會有爭鬥？並照樣會有如此惡毒，如此狹窄、醜陋，非要置自己於死地不可的冤家對頭？

翠袖乾坤 文潔華

等候審裁

時下流行的婚禮不再只是柴娃娃的遊戲，同時已變成審裁會。

早十年還流行在婚禮上玩電影《囍宴》裡的黃色遊戲，有時還很三級。要一臉天真無邪的新娘把冰塊放進新郎的褲襠，還有把香蕉掛在胸前；又或葡萄一串，隔着布幕把水果吞進嘴巴。性意味鮮明的表演其實令雙方父母親友都很尷尬，又不好出面阻止，蠻可憐的模樣。

後來婚禮愈做愈堂皇，又有專業婚禮籌劃人，場面要的不再是略帶猥瑣的玩意，而改作變臉、歌舞及魔術表演。親友對酒喧鬧，沒有人對新人有什麼認識的興頭。這情況在內地十分普遍。再其後被溫馨取代了，婚禮演化成新人對父母的敬意。

程序是這樣的：新郎呈獻花車給外父母，禮物給自己的父母。各人拿出平板電腦宣讀感言，受「審裁」的首先是雙方的父母。由於一切在婚禮發生的事，分不開私人還是公共，個人或是政治，因此有關人等都戰戰兢兢，脆弱不堪。一位新娘的話言猶在耳：「爸爸媽媽，您們教曉我什麼叫完美的和不完美的婚姻……哥哥，我從小到大，您沒有一天不在挖苦我，但我現在才發覺我將會懷念這一切。」新外母穿着高跟鞋，膽戰心驚……

新老爺拿着手咪先自首，對着眾人說：「我兒子只認識我是個醫生，生病就來找我，所有其他事情都去找母親。我想他對我作為父親的一面，感覺陌生。」新外母在這種場合，往往也按捺不住母親的本性本能，抱着女兒淚流滿面，「你現在要跟人姓，我實在捨不得……以後，記住不得每天發脾氣……」言語之間自是真情流露，但又心懷暗箭，打扮完美的新娘面色一變。

或許親情不是連場完美與優雅的婚禮，而是在宣洩中享受的自由。

演藝蝶影 小蝶

重播《書劍恩仇錄》

約十年前，妹妹很想購買無綫電視的《書劍恩仇錄》的影碟，因為她最喜歡鄭少秋和汪明荃這對老搭檔合演的戲。《書》劇年代久遠，她很想可以看到，無奈當時一套劇的售價是七百多元，並不便宜，所以她還是打消念頭。

最近，她喜孜孜地告訴我她終於可以免費看到這套電視劇集了，因為無綫電視正在早上十時重播此劇。她不用上朝九晚五的班，所以可以一睹多位當年無綫電視的小生和花旦的風采。

《書》劇在一九七六年播映，是改編自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的電視劇，也是無綫電視的首齣武俠電視劇。不過，大家不要以為它是全港第一齣改編自金庸的電視劇，因為在它之前佳藝電視已於七五年播映大受歡迎的《射鵰英雄傳》。翌年，佳視拍攝《神鵰俠侶》製作《書劍恩仇錄》迎戰，並起用近乎全台最有名的演員演出。這段時間是無綫電視開台首十年，演員的來源來自不同的背景。

於是，我們看到有粵語片小生鄭少秋在劇中擔演男主角，並且一人分飾三角：紅花會總舵主陳家洛、乾隆皇和福安康；三名來自麗的映聲的當家花旦汪明荃、李司棋和黃淑儀分飾霍青桐、駱冰和李沅芷（可惜女主角只得一人，李、黃兩位大花旦也得飾演配角了）；當時已經是由無綫電視培養出來的第一代小生伍衛國，和來自麗的映聲的夏雨亦同樣只得飾演其中兩名配角當家；電影小生朱江，以及後來冒起的小生黃元申和關聰，也是十四名當家的其中三人；亦有粵語電影前輩張活游、石堅、李鵬飛和粵劇大老倌關海山；憑此劇而令電視觀眾認識的余安安（很多人至今對她的印象仍然停留在「香香公主」之上）和教人驚豔的狄波拉……該劇真的星光熠熠，牢牢抓緊觀眾的追劇心。

真的不敢相信原來此劇是王天林近四十年前的作品。雖然劇中多位演員已作古人，難得的是鄭、汪、李、黃仍然在演藝圈中活躍，並且地位不變。伍衛國近年養尊處優，以打高爾夫球為樂，去年演出舞台劇《茶館》一過戲癮。朱江、黃元申和關聰早已脫離演藝界，鮮有他們的消息。余安安近年踏足舞台劇界，今年演出《最後作孽》一劇大受劇界好評，有機會問鼎「劇后」寶座。最沒想到向以豔星姿態馳騁影視界的狄波拉當了賢妻良母，建立了一個「位位盡是紅星」的家。

不過，我要強調無綫的《書》劇只是香港首個改編自同名武俠小說的電視劇，香港第一齣改編《書劍恩仇錄》的是於一九六零年拍攝的電影，由李晨風導演和編劇，張瑛飾演陳家洛和乾隆，紫羅蓮飾演霍青桐和容小意飾演香香公主，也是由大明星擔綱演出的戲。

古今談 范舉

明年可遊覽雲南世外桃源

到了明年，通入雲南省獨龍江、伸向西藏的公路就要開通了。遊客就可以坐公共汽車遊覽這個雲南的桃花源，這裡有雪山、懸崖峭壁峽谷，也有從天而降的瀑布，還有少數民族的風情。

雲南省地圖西北角有塊突出的狹長的長方形地區，它北部緊連西藏自治區，西部和南部緊靠着緬甸，這一地區就是很少有人去過的獨龍江地區。這裡因居住着史書上稱為「太古之民」的獨龍族而聞名，因為四面都是高山，獨龍族好像桃花源一樣，外面是現代化社會，但是獨龍族仍然保持幾千年前的生活狀態。這個高山包圍之下「神秘的河谷」，保持着原始狀態。河谷中有種類繁多的植物和動物資源，峭壁千仞的峽谷奇觀以及豐富多彩的民族風情，是我國難得的多學科的實物博物館。

縱貫全境（二百五十公里）的獨龍江源於西藏察隅縣，這條異常洶湧的河流緊貼我國著名的橫斷山脈主體的西北麓，被陡峭的高山所圍堵。東面是五千多米高的高黎貢山（傈僳語稱曲果），西面有同緬甸毗鄰的四千多米高的擔當力卡山，好像兩堵牆壁。獨龍江由上游克勞洛河與麻比洛河匯合後從迪布里地方流入貢山縣，到茂頂又轉向西流，過馬庫入緬甸，匯入恩梅開江，下游叫做伊洛瓦底江。整個獨龍江猶如一條青色的長龍，奔騰咆哮在雲霧繚繞的群山之中。整個河谷地形複雜，從高處望，河谷的山巒綿延起伏林海茫茫蔚為壯觀。從山腳到山巔氣候溫度相差很大，平時沿江行趟，揮汗如雨，行至山腰就有了涼意，待到山頂就是寒氣襲人了。

獨龍江水落差很大，遠望江水上游，有如從天而降之感。江上支流飛瀑多達一百餘條，公路宛如天然公園的觀景道，沿途一步一景，有天上人家、大字報田、萬書崖、梅里晴雨、野熊嶺、高山神田、飛猴峰、七彩谷、箭竹林海、禿杉嶺、飛鼠林、天坑、樹海林花、回音石、獨龍眺望等。到了獨龍村寨，可以品嚐獨龍江獨有特產龍元豬、巴坡犬的美味，拜訪飽經風霜的獨龍紋面老人，過一過令人天旋地轉的獨龍藤橋……

獨龍族是中國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之一，整個民族只有四千多人口，主要聚居在雲南省怒江州貢山縣獨龍江鄉。這裡有被列為國家保護的珍禽異獸，有虎、扭角羚、紅岩羊、金絲猴、金狗（小熊貓）等，可以說，整個獨龍江河谷，真不愧是雲南動植物王國中的一顆明珠。雲南這一條進藏公路有望明年六月建成通車。進藏公路在高黎貢、擔當力卡兩山間的峽谷穿行，風景世間少有，途經雲南最後的秘境獨龍江。公路沿線有原始森林、冰川雪山和多民族風土人情，且坡度不大，將會是條頗具特色的人文景觀之路。

公路修通後，將成為著名的風景，幫助獨龍族走向現代社會。